

目 录

开头语.....本刊编者（1）

抗 战 烽 火

半壁山抗日保卫战

.....马 骥 肖光弼（4）

援缅抗日战场回忆

.....尹传铎（11）

我在抗战后期与日军一战

.....龙从启（20）

抗战期间窜扰阳新县境的两股“游击”

武装.....樊作民（26）

拥兵金海的程荆门

.....张 华（32）

惨遭日军杀害的三十六名壮士

……阮东屏 刘朋益 许杰 (45)

昙花一现的怒潮部队

……阮绪椿 (57)

战 后 官 场

战后阳新三青团攻倒马县长的闹剧

……本刊资料室 (62)

刘澄宇竞选国大代表的内幕

……芦茂林 (72)

兴 国 风 云

兴国军包打洪山

……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石荣暗 (77)

光亨兄弟挺身救兴国 龙头拐杖制止开

“人屠” ……章·恩·云 (87)

原阳新自卫团主力投诚经过

.....朱复民 芦福生 (93)

富川人物

辛亥首义主要人物之一曹亚伯轶事忆述

.....香港 曹文锡 (100)

记石瑛先生二、三事

.....石柳溪口述 石品芳整理 (110)

清末名师万清轩

.....费竞成 (115)

乡贤张友松先生墓志铭

.....贾亦斌 (120)

附：张友松先生传略

.....冯伯竞 (123)

爱国教育家刘湛恩博士

.....王贤保 王季深 (127)

名 胜 古 迹

李清塔记

..... 李曙光 (133)

致政协委员和文史通讯员的一封信

..... 政协阳新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136)

开 头 语

《阳新文史资料》第二辑现在和大家见面了。

这一辑的出版，适逢抗日战争爆发五十周年，我们特选七篇有关抗日的文章予以发表。其中有当年守卫半壁山要塞的国民党将领、旅长马骥和该部某营副官肖光弼所撰写的回忆录；有抗战后期在阳新当县长的龙从启（当时名叫管慎之）所撰写的《我在抗战后期与日军一战》。这些文章，内容生动，史料翔实，读之有如身历其境，爱国之情不禁油然而生。

在《战后官场》栏内所发表的两篇文章，揭露了抗战胜利后的官场，上下离心、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的黑暗内幕，显示了国民党必然走向败亡的征兆。

阳新地处吴头楚尾，位置险要，大局平静则已，一旦有事，阳新往往首当其冲。这块革命的土壤，已锻炼出不少反暴政、反压迫的革

命英雄人物。本辑《兴国风云》栏中，有已故的我国历史学家、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石荣璋先生（阳新陶港石清村人）所撰写的《兴国军包打洪山》，这是一篇极有历史价值的珍贵史料。兴国军当年在太平天国革命斗争中，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清代史官对此只字不提；作者决意不让这段史料湮没，乃遍采群书，纂集成篇，惠寄故里。我们予以刊出，以飨读者。

本辑我们选介了五个名人事迹。有辛亥武昌首义主要人物之一曹亚伯先生轶事——这是他的长子曹文锡（曾充孙中山大元帅府译电员）的回忆；有国民党元老石璜先生轶事——这是他的八十高龄的堂弟石柳溪口述；还有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副主席贾亦斌先生所撰写的《张友松先生墓志铭》，后附有“张友松先生传略”，为我县中文坛耆宿冯伯竞先生之名笔，至于刘湛恩博士，更是一位令人怀念的爱国人士，他一生为了救国救民，死于日伪的枪弹下，表现了中华民族坚强不屈的崇高气节。再如理学家万清轩，他的学业成就和高风亮节，闻名国内外；他逝世后，其墓碑文系他的朝鲜

学生所撰写。

这一辑，仍由于编者水平有限，谬误难免，望各级领导和广大读者及时加以指正！

本刊编者

一九八七年六月六日



半壁山抗日保卫战

马 骥 肖光弼

抗日战争爆发时，我们都在国民党九十八军一九三师（师长李宗鉴）三八五旅工作。马任旅长，肖任一一二四团第一营中尉副官。当时我旅正在江西修水整训。一九三八年夏，日本侵略军沿长江两岸向湖北进攻时，武汉卫戍总司令部命令九十八军派遣部队到半壁山担任守卫。军长张刚命令我旅执行。为了增强我旅战斗实力，军部增拨三八六旅的杨昆源团、补充兵一个营、高射机枪两个连、机械化炮第十团的第二营（该营有新式榴弹炮六门，高射炮四门），统归我旅建制。总兵力七千二百人。相当于当时的一个普通师，称为“加强旅”。

我旅接到这一命令后，为了提高士气，统一思想，立即加强政治宣传工作，强调保卫祖国，保卫人民，奋勇杀敌，誓死不当亡国奴！

并大唱抗战歌曲，激励士兵斗志。行前，旅部将随行眷属，派人护送到湖南宁乡后方，以减轻官佐的后顾之忧。

半壁山、田家镇两处要塞，隔江对峙，形同锁钥。由于江面狭窄，易守难攻，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成为保卫武汉水路的东大门。半壁山、田家镇两要塞原来虽有工事，但相当陈旧，不够坚固；随着形势变化，上级急令工兵修建了一系列的钢骨水泥堡垒，并在要塞江面两岸边缘水域，设置了几道严密的水雷封锁线，这样，才可以凭险据守。后来国民党统帅部为了增强半壁山要塞防守实力，又命海军部派来四艘军舰，配合两岸的步、炮兵防守江面。

六月上旬，我旅奉命兼程奔赴半壁山担任守卫任务。半壁山北临长江，东距富池河约六、七里，一道孤堤连接两端；南与网湖相接（网湖原周长六十余华里，南有水口通富池河）而达间桥。由于守卫半壁山任务，是“静以应动”，因而在安排兵力方面作了周密的部署。经研究决定以王博丞团一个营专门监视富河东岸之敌，阻止其偷渡富池河。由富池口到半壁山，堤长约七里，堤宽约十多公尺，以一

营步兵按散兵式沿堤布防，严密监视敌舰破坏水雷线；而以两连步兵潜伏在网湖滨岸的芦苇中，以防敌舰偷渡或强行登陆；王团第三营作预备队。四门重炮则布置于沿半壁山以西的长江南岸的峭壁上，以阻击敌舰；另以两门远程炮遥控对岸田家镇江面；两连高射机枪则散置于重炮阵地一带，对付敌机低空投弹，并由徐佛观团派一营步兵防护重炮阵地的安全。距江岸的六百公尺处，有大、小熊山（即炮儿山），由徐团派兵两营构筑第二道防线，作为纵深配备，万一敌人登陆后，即可借此继续抵抗，或前后夹击，聚而歼之。高射炮则置于大、小熊山之后，由杨昆源团以步兵第五连掩护，七连作预备队，日夜值勤。旅的总预备队，只剩一个直属营。以上全盘部署，后来随着战局变化，又作了调整变动。

从七月一日起，一连三天，日空军每天多次以三至六架轰炸机，轮番对我要塞进行轰炸。我军高射炮火，奋勇迎击，敌机不敢低飞，重磅炸弹往往落入江中或阵地外围的荒野上。

七月四日上午九时许，敌机十八架飞临我要塞上空，对两岸炮台和江上我方兵舰猛烈

轰炸，弹如雨下，而我海、陆两军同时英勇还击。这次战斗，击落敌机两架，击伤多架，而我海军兵舰一艘亦被敌机炸沉，舰上官兵大部牺牲。要塞更是被炸得血肉横飞，到处弹痕累累。幸而中途我空军赶来迎击敌机，经过一番激烈空战，敌机才仓惶逃去。此后，一直到九月中旬，敌机常隔三、五天来我要塞上空，或侦察，或轰炸，每次三、五架，丢下几个炸弹或扫射一阵就飞去了。

九月二十九日，田家镇失守后，江上，我海军兵舰已全部西撤，敌舰就开始出现。以后的几天，每当天刚拂晓，江中满布敌军舰艇，联成一线，有时竟达三十余艘之多；敌军再次派成群飞机到要塞上空，猛烈轰炸，舰上的炮弹与敌机的炸弹密如雨注，终日不停。此时，我们的重炮为隐蔽目标，有时未予还击；高射炮因敌机投下之重磅炸弹过于密集，也只好采取严密隐蔽、相机还击的办法来对付。在连续不断的猛烈战斗中，我旅步兵的地下堡垒虽然经常被毁，人员虽也牺牲不少，但士气高昂，一到日暮，即趁敌舰下驶回航之机，我炮群即万弹齐发，打得敌舰东倒西歪，或沉或

伤，狼狈逃窜。在这种激烈战斗的情况下，全旅士兵沉着应战，少数个别士兵有些心悸，这时，我们的政工人员就抓紧宣传教育，王博丞团的第六连全体士兵发起“与半壁山要塞共存亡”的签字宣誓，其他各团营的士兵一致响应，都举行了“与半壁共存亡”的签字宣誓仪式，因此，惧怕心理也一扫而空，士气为之大振。

守卫要塞主要靠机械化重炮与高射炮。当炮兵掩体的强度遭到破坏时，我们不分昼夜，不论晴雨，不顾敌炮火的袭击，立即予以修复，确保掩体的完整和安全。在阵地上，多掘交通壕，形成蛛网式工事。对富池河与江中之敌，仅派必要的监视兵力，部队则尽量分散掩蔽。当监视哨发现敌乘汽艇来袭或企图破坏水雷线强行登陆时，部队即奔赴前沿火线，集中火力予以歼灭。敌军陆战队和小型汽艇，在我猛烈阻击下，沉入江底、葬身鱼腹者，实不在少数。

在这次守卫战中，全旅上下一心，从旅长、团长一直到炊事员、饲养员，都是同生死、共患难，无论清理战场，或者修复工事，

都是分工合作，人人尽力。每天战后工作处理完毕后，虽已深夜，仍坚持开会分析敌情，作好次日歼敌的各项准备。

重炮和高射炮的官兵伤亡最重，掩体时被敌弹命中。指挥所也时被炸塌，官兵被炸死、炸伤者时有所闻。马旅长的左膀亦被弹片击伤。但大家为坚守半壁山要塞，信心十足，毫不气馁。只有徐佛观团长胆小怕死，每当敌人打炮或空袭时，他就潜避到团部后方，找不着人。因此，我旅部报请张军长予以惩处；经张军长下令撤职查办（后来，军部报请汤恩伯总部查办徐佛观时，总部副参谋长苟吉堂与徐系日本士官同期同学，竟徇情免究，另作安排了），改派胡庸继任团长。

我旅全体官兵坚守半壁山三个多月中，顽强战斗，艰苦备尝。有时战斗至为猛烈，一连几餐顾不上吃饭，但仍然浴血奋战，不怕牺牲。固守要塞期间，我旅官兵阵亡八百二十六人，伤二百七十八人。由于我旅官兵英勇奋战，取得了相当大的战绩：计击落敌机两架，伤敌机五架；击沉敌中、小型舰艇十多艘，伤其大兵舰数艘；毙敌海、陆军官兵三百余。第

二兵团总部传令嘉奖并给物质奖励。奖钱一次，不分官兵，一律银元十块。八次奖给牛、羊、猪肉，每次不分官兵每人一斤。并在部队调防整补时，为伤者增加营养费，为阵亡官兵开隆重的追悼会。

一九三八年十月三日早晨，日军又一次（第三次）集结大量陆海空兵力向我大举进犯，经过一天血战，我阵地尽毁。深夜，我旅遵令撤离半壁山，转移到半壁山西北的盛家祠，柯家湾一带继续抵抗。敌军于四日下午在半壁山登陆，这一带遂相继沦陷。

编者注：

本文系李春初老人提供当年守卫半壁山的国民党三八五旅旅长马骥（福建人）所写的回忆录及孝感市麻球厂鲁馨先生提供其挚友肖光弼老人（当年守卫半壁山的营部副官）所写的《记半壁山战斗》（经鲁馨整理）两稿合并整理而成。

附更正：本刊第一编对鲁馨先生简介有误，据孝感市政协函称：应为该市政协文史组稿员和新华街文史组稿员兼组长。

援缅抗日战场回忆

尹传铎

抗日战争时期，我们阳新一些青年，不甘当亡国奴，纷纷逃亡，各寻出路，我也是其中之一。

一、投笔从戎

在抗日战争中，国民党最高当局，于1941——1942年，曾应盟邦英美两军要求，派遣第一批“中国远征军”十万大军入缅；一路上西下同古，南取腊戍，重创日军第五十五师团和第十八师团。打通了中缅公路和印缅公路（两路全称“中印公路”），美国援华物资得以源源输入国内。可是不到半年，由于盟军在缅战场的司令官史迪威将军在指挥上屡犯严重错误，英军又作战不力，加上我军司令官罗卓英惟英美是从，致使整个缅甸战场全军失利。

我远征军一部分随史迪威、罗卓英逃入印度，一部分退入国境滇西凭借怒江天险与日军隔江对峙。自中缅公路绝断后，外援物资无从运入，重庆当局，大感困难。在盟军共同计划下，为了挫败日军内外夹击、最后消灭国民党正面战场作战主力从而削弱盟军力量的罪恶阴谋，国民党最高当局决定组织新的远征军，迅速空运印度。把原逃印的三万多人，充实整编成两个军，从印度攻入缅甸；另一方面，加强原退入滇西边界的远征军，从中国攻入缅甸，南北夹击，重新打通中印公路，既可使外援物资畅通，又可解除国外西境的严重威胁，稳住战局。一九四三年夏，我和同学舒广松两人偷偷离县，历尽艰辛，跑到了重庆，七月上旬就考上了国立化工专科学校。十一月，我们看到中央日报发表题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的告中国青年书，号召大专院校学生投笔从戎，踊跃参加中国青年远征军，到国外去援缅抗日。我和广松同广大的热血青年一样，激于爱国义愤，毅然报名参加了中国青年远征军。

二、飞往印度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下旬，各校学生集中入伍，先乘汽车到成都，再转乘军机飞往昆明。十二月初，由昆明飞往印度。在飞经喜马拉雅山途中，日机三架从后追来，当经盟军美机起飞迎击，敌机才逃去，我机幸告脱险。当飞机进入印度边境时，突感此地气温极高（在我国境内起飞时，穿皮大衣），炎热难当。很快，飞机在印度雷伐着陆。机场上的温度已是40°C以上。地面上热浪滚滚，使人意乱心烦。我们一下飞机，机场上接待人员就让我们洗澡消毒，并将我们所带衣物全部焚毁，另发全套美式军装及随带用品。次日乘火车到印度的加尔各答市。在加市停留一周后，进行编队。我和广松被编入中国远征军新六军（军长廖耀湘）新二十二师学生大队二中队（军干队），每人发美式短手枪一支。接着就开赴印缅边境丛林地带进行三个月的军训。

三、打回缅甸

日军占领缅甸西北部的各大重镇及中印公